

千年墨香洗砚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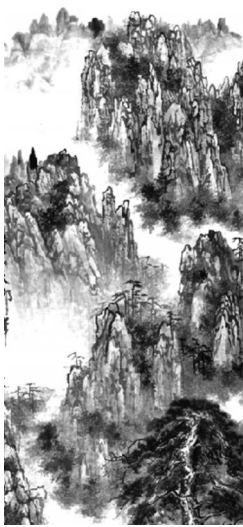
□马力

王羲之故居有一片池水,在临沂城内的宅院,这样的清景大概少见。我在襄阳看过习家池,水势不小,不少人投饵抛丝,成了钓鱼池。王羲之屋前的一汪水,不是这样,它是练字时洗砚用的。墨水池和建在绍兴兰亭的墨华池意境相仿。

池边立数峰太湖石。列植的是柳树。临冬,树身枯瘦,园景因之疏旷萧寥。金柳拂水,很轻柔。如果换成郁茂的苍松,风味就不同了。还应该栽些花木,兰亭的右军祠即有和泉石相伴的竹荷。临沂靠北,天冷了,花凋草枯,无从赏看。

傍池筑亭造桥,晋墨斋、砚碑亭给波光一映,从哪里望去都是入眼的,远观兰渚山下的水边春禊也能得其雅韵。羲之论书,有“字贵平正安稳”的话,是求得一种娴雅从容的境界。这片屋轩叫人隐隐地领悟王书清妍劲媚的体势。绕池一走,也算得一番熏习,仿若听弦赏音,心是静的。

羲之真迹无存。如果不是唐太宗请人钩摹,《兰亭帖》《快雪时晴帖》,我哪里看得到?梁武帝论羲之书法,下了八个字:“龙跳天门,虎卧凤阙。”这是需要“养气”的。眼前这一池水,升腾着浩然之气吗?我蹲下身,水面静得不皱一丝涟漪,正像一幅可供落墨的素笺。这寂寂的古池哟,千年前的洗砚人连影都不留。池中偏要建起一座留香亭,来存那早逝的墨魂。看着在清波中弄影的白鹅,我似触到书圣微温的心;而韩昌黎的一联诗恰可来应眼前之景:“羲之俗书趁姿媚,数纸尚可博白鹅。”



粼粼的水波在冬日的阳光下闪亮,我宛如溯至中国书法史的上游,体味两晋书家浪漫性灵和超卓的才情。悠然远想“从山阴道上行,如在镜中游”这话,是王羲之的名言,我恍如随他“营山水弋钓之娱”,听樵语牧唱,徜徉自肆,何等欣畅!风景是一股清流,潺潺灌注人的心灵。这片园池,在临沂人那里是叫做“大墨汪”的。书史上常以“妍美流便”四字来赞羲之新体,此番笔意是由这“大墨汪”润着的呢。

后人崇尚羲之,习其书迹刻本。临池碑廊,尽展墨华,将心中吟咏寄诸正行草隶。格熟功深,众体皆有可观,笔势犹存晋人书品古淡风姿,正仿佛四方书家在池畔酬唱宴集。是艺术情感的浓聚啊!当今之世,学书者莫不尊仰羲之,视其为书史上一座峻直的逸峰。细看碑上腾舞的字痕,如见一片虔心。羲之回首书苑景象,也当朗声而笑了。羲之曾当过右军将军,后负气称病辞官,隐迹戴山。昔世少了一个官人,历史却多了一位书圣。曾巩在那篇传世的《墨池记》里说“羲之之书晚乃善”,固然和他“不可强以仕,而尝极东方,出沧海,以娱其意于山水之间”的经历相关,又印证着“盖亦以精力自致者,非天成也”的道理;而“用笔在心,心正则笔正”一句,足可为训。羲之清峻的骨格才是书艺的根底。话又落回曾巩的文章,云:“夫人之有一能,而使后人尚之如此,况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,被于来世者何如哉!”默望右军故迹,吊古怀人,且领受其笔髓透出的风流气骨,我直如捧赏羲之的真迹影本,寻其笔踪,在波磔的妙迹和飞舞的墨花中,见到书圣的深心。毫芒印于纸上的微细牵丝,是他的一缕心痕,又宛似感性的小溪,静静地汇入书艺的川流。

北面一间小屋,是琅琊书院,清乾隆年间创设,授孔孟程朱之业,非王氏家馆,亦无关羲之痛痒。杜荀鹤“窗竹影摇书案上,野泉声入砚池中。”在这等清雅处,诗意真是不请自来。前面是一片平地,立碑,刻“晒书台”三字。草草看过,无心详问它的典故,只觉得意味不及墨池笔冢深浓。日后知道,羲之爱书,常将家存的汉简置此晾晒,故名。

书圣大概崇佛,曾舍宅为寺,普照寺。他在绍兴戴山的庐虎也舍为戒珠寺。语曰:北国普照,南国戒珠,皆羲之故里。庭户成了青莲宇。昔年的寺貌颇壮观,我只游了一角。

临沂旧为琅琊郡治,素以孝义名天下。据传,那位以卧冰求鲤的懿行而入《二十四孝图》的王祥,即为羲之曾祖。出城奔东北走五十多里,入孝友村,能遇王氏后人。

大家V微语

真情实感

□冯骥才

●我高中毕业后打篮球,在天津市队打中锋,那时的天津市队是中国甲级前三名。我打了两年的中锋,结果受伤了,就去画了十几年的国画。随后一边画画一边写作。那时写作主要是爱好,主要是写散文。尽管报纸上虽然发表也不少,但我并不是一个职业的作家。

●一个作品发表之后,读者来信基本上要用麻袋装的。曾收到一封信,打开一看,一张纸上面什么都没有写,一个字都没有。后来发现信纸有一点凹凸感,仔细一看全部是水滴干了的痕迹,才知道是眼泪,信纸上全是干了的泪水。

●那时很多读者写信时是流着眼泪写的,信纸上有泪水,很多信压在一起时间久了,揭开信纸时会有轻微的沙沙声,这声音让我听起来很感动。我意识到,写作必须要用真情实感。

●其实没必要把写作看得很神秘。写作实际上是一种生活,人人都能写作。它是一种爱好,就像我们有人爱唱歌,有人爱画画一样,写作可以表达我们对生活的感知,把认为有价值的东西记下来。

●我曾经在给一个小朋友的纪念本上就写了一句话:“记下感动你的事”。

我的父亲母亲

父母在

□金小林

母亲绑着一片湛青色过膝拦腰布,在老屋的锅灶台前烧猪食。隔溪对岸,父亲在路边的水泥空地上打豆子。窄窄的河床下,溪水如练,淙淙有声。一只肚白背灰的鹅,正高高举着脖子,探头探脑地率几只鸭在浅滩上摇臀摆尾。

仲秋的午后,散落村庄周沿的梯田一片灿黄,微风拂面而过,裹挟着阵阵稻香。阳光正好,是个适宜秋收的日子。

打豆子的父亲坐在一张糙而旧的条凳上,孕育一夏的豆粒,被外力猛烈唤醒后迅速撑破松脆的豆荚,抖动着圆滚滚的身躯,似一群小精灵在播桶内欢腾跳跃,沙沙作响。父亲总是先敲打十几下,然后找出“顽固”的豆荚,挤出几粒“漏网之鱼”。整个下午,父亲都在重复这些动作。

我甫一靠近,父亲立马偏转头来:“走开点,邋遢得很!”在我家乡,“邋遢”是脏的意思。我穿着一身体面的衣裳,显然与一切农活格格不入。父亲老树根样的脖颈上,早蒙了厚厚的尘泥。他的头顶上,静卧着两瓣枯黄的豆壳。稀疏的发丛下,重枣色的头皮映照着阳光,亮闪闪的。

正堂边堆着一大垛鲜绿的解放草(野苘蒿),这是母亲从田野里新拔回的猪草。近旁地上,搁着一把柴刀、一个沟沟万整草汁斑斑的树头儿。母亲还没来得及切草。我拉了张小矮凳坐下,拿起柴刀在树头儿上咚咚咚地切起来。母亲闻声,立马过来阻拦:“别切别切,你切不来!”母亲急拽我肩膀,试图收走我手中的柴刀。母亲拗不过我,赶忙找来两双麻布手套,“你真要切,把手套戴上,小心点。”另一双手套,母亲让我给对岸的父亲送去:“豆树刺手,你爸不听我的,你拿去让他戴上。”

父亲终究也没听我的:“要戴老早戴了,手套戴着,豆荚不好捏。”为不漏下豆荚里的每一粒豆子,他宁愿刺手。父亲也让我给母亲传话:猪栏内的猪屎等他去铲,脏。家里养着两头猪,早晚两顿进食前清理猪屎,这是两位

老人每天的必修课。

我戴上手套,继续咚咚咚地切猪草。母亲在锅灶台前料理猪食,时不时转过头交代一句:“小心点!”细细碎碎切完一大堆解放草后,腰腿酸麻。抬眼时,却见母亲正提着两桶热气腾腾的猪食,踩着碎步,颤颤颠颠地走在通往猪栏的墙弄里。两桶猪食随着脚步的一前一后剧烈地晃动着,汤汁溅溢一路。母亲年轻时,两手可凌空各提一桶三四十斤的猪食健步如飞,桶内却波澜不惊。如今,她的臂力大不如前。

猪在栏里吧吧吧地大口吞咽着,母亲时不时弯腰往槽里加点糠调味。我静静地伫立一旁,望着她那满头银丝,忍不住劝她:“你和爸以后活都少干点,明年猪别养了,身体要紧。”在城里工作成家后,由于种种羁绊,我每年回家乡的次数越来越少,最让人担心的是两位老人的身体。

“我们都老了,不要紧,不要为我们担心。你还年轻,要注意自己的身体,胃不好酒要少喝点……有什么病痛但愿都给我们老人,只要你们孩子们健健康康,我们就放心了。”母亲淡淡地说。

猪已经吃饱,打着饱嗝走开了。母亲关上猪栏门,提起两个空猪食桶,喊我跟着她一起回家。走在母亲的背后,我仿佛有一种穿越的感觉——我又做回了儿时母亲的“小尾巴”。

对岸,父亲已经打好了豆,正从播桶往箩筐里装豆子。那一粒粒金黄而饱满的豆子,你挨我,我挨你,密密匝匝地簇拥着,宁静而祥和。赭红色的夕阳下,割稻的乡亲们也挑着满担沉甸甸的谷子,正走在回家的路上。村庄的上空,已炊烟袅袅……

望着家乡这一幕普普通通的生活场景,我久久地沉浸在这种美妙的情境里,时光若止。父母在,人生尚有来处;父母去,人生只剩归途。这世界上有一种幸福,就叫“父母在”。

文史杂谈

文字的桥梁

□尤今

文字是桥梁。

作者和读者,各自站在河的两旁。

作者以文字把桥梁筑好以后,读者便沿着这桥,坦坦荡荡地走进作者的内心世界。每位作者各有不同的文学素养和创作宗旨,所以,造成的桥梁,原料和设计,都迥然各异。

有人造九曲桥。弯弯曲曲,扑朔迷离。走那桥的人,小心翼翼,一步一顿。沿途风光无限好,可是,过桥者无法静心欣赏,他怕绊倒、他怕迷失。越走越累,越累便越不想走。过完全桥,回想来时风景,竟是一片朦胧、一片模糊。

有人用金玉去雕那桥。金碧辉煌、纤丽华美。过桥者如履薄冰、步步为营,唯恐一不小心,踩坏那金、踏裂那玉。注意力全都放到桥上去,所以,大片大片的好风景,全都被忽略了。

有人用腐朽的木料去建桥,陈旧简陋、摇

摇欲坠。有人一看,掉头便走;有人勉强踏上了上去,可是,走不了几步,便忍受不了它的陈腐破落而走向回头路。走完全桥者,万中无一。

有人在车辆络绎不绝的马路上面做天桥。它百分之百的实用,有造福人群的功能。可是,这样的桥,毫无韵味、毫不雅致。你走过它,是因为你别无选择,不得不走。一走了过去,便把它抛诸脑后了。

和天桥恰恰相反的,是“吊桥”。悬在万丈深渊上,险恶刺激。过桥者一步一惊魂,桥外景致,陌生而美丽,看它一次,终生难忘。然而,做吊桥,需要特别的技能,一般人不做它,非不为也,是不能也。

建在浩瀚大洋上的钢桥,气势万千,最富魅力。最重要的是,它坦坦直直,坚实牢固,过桥者安心释怀地走着时,对于桥外千变万化的风景也能尽心尽情地欣赏。由桥头走到桥尾之后,还想从头再走一遍!

干净的圈子

□马德



一个人,有干净的生活,必然源自有干净的圈子。所谓干净,常常指彼此间利益纠缠不深,相互打扰不多。也就是说,在这个圈子里,各自都活得自在而简单。自在是因为不相互,简单是因为少瓜葛。

走得太近,交往过密,难免就会用力太多,用情太深,这时候想拔腿就难了。拔腿不易的地方,一般有泥潭。

那些喜欢安静的人,一定有喜欢聆听自然的耳朵。他们更愿意把自己交给自然,一路山高水长,天人合一,缱绻陪伴。

他们解放了自己的嘴巴,也渴望避开周遭的喧嚣。也许,在他们看来,清静是内心中的一种秩序。他们欣赏人世的寂静,也享受着自我的孤独。

与迎来送往左右逢源的人相比,安静的活法没那么热闹,显得苍凉。在别人看来,这是冷清而寒酸,遥远而孤独。但在自己看来,这是丰富的安静,是丰富的喜悦。

不是一路人,就不会在同一个频道里。追求的不一样的,看到的就会不一样。尴尬在这里,无奈也在这里:我本将心向明月,奈何明月照沟渠。

不是谁都能体会到心闲气静的美好。

一个不爱打扰他人的人,自己也不愿意被他人打扰。他们一定是厮守在这般意境中,不愿出来。深知,人生的胜景,不在高处,不在远处,而在心安处。

这些人的周围黏附的都是同类,他们互相靠近,也能轻松地一走两散,互不相扰。

彼此明明志趣相合,还要隔着一段距离。这个距离,恰恰说明了,一方面每个人性情淡泊,另一方面各自都还有着不同程度的社交恐慌,于是愈发渴求内心的完善。

干净的圈子,一般都是小圈子,人不多,三五人甚或二三人。一个人数庞杂的圈子,难免就会泥沙俱下。

当然了,让一个圈子危机四伏的不是人,而是人性。生活中,清风朗月的人,也可能变得深不可测。所谓的干净,其实就是人性简单和清纯。你不用想那么多,只是因为对方只有这么多。

但凡喧嚣处,皆关涉名利。人间的一切纷纷扰扰,都不会让人安静下来。在虚荣的人看来,体面就是风光,名利就是价值。而当人际关系不架构在名利之上,一切喧嚣就会沉静下来。世俗的打扰没了,圈子也会变得简单。也就是说,你总得离开点什么,才会无限接近内心需要的东西。